

我在海边读书

Enjoy Reading Enjoy Sea

一本书的不同今世衣裳

□陈时杰 文/摄

这四本书其实是一本书。

两本海明威的《永别了，武器》，一本是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9月1版1印，一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月1版1印，译者均为林疑今；另两本海明威的《战地春梦》，一本是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1版1印，译者仍为林疑今，一本是香港本事出版社2024年7月初版一刷，译者为汤新楣。

确切地说，是一本书的不同今世衣裳。

欧美作家中，欧内斯特·海明威是一个异数，他的身上既流淌着美国西部牛仔的血液，又奔腾着西班牙斗牛士的血液，既好战又反战，既冲动又敏锐，既精致又粗糙。当过记者，斗过牛，打过仗，负过伤，得过军功勋章，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一生顽强辉煌，又伤痕累累，是美国“迷失的一代”作家中的代表人物，他拿起枪为了战斗，拿起笔也是为了战斗，直到拿不动枪，拿不动笔，路就走到了尽头，战士也就凋零了，1961年7月2日，海明威用自己的双管猎枪自杀。

在某个阶段，会特别喜欢某位明星或某位作家，也会追着去看他演的电影，去收他出版的书来读。恰好在我的青年时代，那种人狠话不多的硬汉特受青年人追捧，如李小龙、高仓健、史泰龙、施瓦辛格……当然，还有海明威。

翻译者都属于带着镣铐跳舞，有原著这颗明珠在前，译者只能算遗珠了，光芒不可能盖过自己所译的作品，只有极少数的译者，可以与自己所译的作品双峰对峙。如萧乾、文洁若版的《尤利西斯》，杨绛版的《唐吉珂德》，钱春绮版的《恶之花》，朱生豪版的《莎士比亚》等等。而林疑今版的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在这些高山仰止的译本面前，实属有些不值一提，似乎一直都是那样不温不火，在喧闹嘈杂的世界中，保持着一份属于自己的风情万种。

我对比了新文艺1957年版和上海译文1980年版这两个版本，不仅译文一字不差，而且版式、字体、注释、字间距和页数都一模一样，两本书，像极了失散23年的双胞胎，彼此寻觅，神奇重逢，那一刻，聚书的快乐，甚于一场饕餮盛宴。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译名采用了《战地春梦》，虽说译者仍是林疑今，但译文与上述两个版本的译文有诸多不同，这符合有人对比林疑今的初始译本《战地春梦》和经典译本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后发现，新译本在部分人名、地名、句序，误译及语言表达等方



面均有修订和完善。

林疑今，祖籍福建，1913年出生于上海。在2019年1月《集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刊登陈智淦《林疑今早年生平史实辨析》的引言中写道：“林疑今是中国20世纪重要的闽籍‘文学翻译家’，也是中国的知名作家和英美文学研究学者。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80年代末，林疑今不仅创作大量文学作品，而且译介大量欧美文学作品。尽管林疑今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成就突出，但国内学术界目前对林疑今生平、创作和翻译相关史料的数据搜集和研究极其匮乏……国内学术界对其译介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译著《永别了，武器》或《西部前线平静无事》为例展开论述。”

林疑今还有一个身份——林语堂之侄。

香港本事出版的《战地春梦》是根据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初版重新排版，译者：汤新楣。董桥在《绝色》一书中有篇《海明威在巴黎》，文中开头提到“一本是海明威的A Farewell to Arms，一叠是新的《战地春梦》中译原稿，三十多年前，我花了一个多月时光逐句逐段对读对校，海明威的英文简练，汤先生的译文跌宕，校样出来了再校读两遍……我向来喜欢海明威，工余细心读遍他的作品，连最沉涩的《老人与海》我也捧着张爱玲的中译本对照原文细读一遍。张爱玲翻译的海明威比不上汤先生翻译的海明威那么刚介那么传神。”

很早时读过《老人与海》，但忘记译者是谁了，当年读的书也找不着，大概是散佚了，但肯定不是张爱玲。读董桥老先生的文字，就像吃中国人独有的红烧肉，既

讨厌又喜欢，讨厌是多吃了会腻会变胖，喜欢是一口咬下去味蕾福分不浅，而《老人与海》今天看来也是海明威分量最重的一部作品，董老先生用“最沉涩”形容，大抵还是不太喜欢这部作品吧。

不过，本事版《战地春梦》收录了张爱玲译的罗伯特·潘·华伦的《论〈战地春梦〉》。张爱玲译道：“他笔下的英雄从不打败仗，一定要依从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才认输。他们绝不泄露秘密，绝不赖债，绝不妥协，绝不怯懦。当他们面临失败时，他们知道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本身，就是一种胜利——坚韧地忍耐着痛苦，不动声色。他们只有在自己所提出的条件之下，才肯认输，有时甚且自动求取失败。即使实际上失败了，他们确是维持着他们本身的一种理想，该怎样做人的一种原则。这种原则，或许曾由文字表达，或许不可言传，总之他们曾奉为立身处世之本。”

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大抵的确如此行事。《丧钟为谁而鸣》里的罗伯特·乔丹如此；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里的杰克·巴恩斯如此；《老人与海》里的圣地亚哥如此。

四

一本书的不同今世衣裳，淡淡浓浓，花花绿绿，招招展展，喜欢的自然喜欢，不喜欢的自然无法共情。有人问，不就读一本书嘛，用得着那么讲究吗？这得看什么事情，读书这档子事，就得讲究。你讲究了，你就会认真；你认真了，你就会比较；你比较了，你就会知优劣；你懂优劣了，你就知乐趣了；你知乐趣了，你却痴了。

如果在网络时代，还有纸质书籍给予的深度阅读，而没有在网络泥沙俱下的洪流中被淹没，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就像圣地亚哥拖着那条巨大的鱼骨架胜利回来一样，岸上没有迎接的人群，孤独映照天空，风霜饱经岁月，回头依旧出发。

有没有觉得，有时明明在谈论读书，却不知读书为何物。人的这个躯壳，究竟要填满什么才算是充实？还是读书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，是给一个逃避不读书的理由？想到这个，就有些虚无起来，象牙塔里究竟还有没有知识的阶梯，还是只剩下光秃秃的四壁？

但无论如何，阅读者像极了一个手艺人对器皿的敲打打打，从一页到另一页，从一行到另一行，从一章节到另一章节，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。曾经的执念，才是那道光，照亮过你我，虽然那光会暗淡，却不会消失，只是留在远处，似乎在等待你的再一次去追，余生拼尽全力。

本末不能倒置，道理就摆在那里——不是书需要我们去读，是我们需要去读书。

新书架

《现在开始失去》

牛健哲 中信出版社

《现在开始失去》是新锐作家牛健哲的首部短篇小说集，作者通过一系列精彩而荒诞的寓言式故事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深入探讨了人们在生活的庸常、社会交往、两性关系、精神世界等方面遭遇的困境中的痛苦与挣扎，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孤独、冷漠、卑劣、虚无，同时又以冷静而富有哲思的书写，揭示或提供某种慰藉。故事的主要角色多为有瑕疵、有问题的普通人乃至社会边缘人，你会同情他们，嘲笑他们，甚至憎恶他们，还是会忍不住产生疑惑——我们究竟是故事的旁观者，还是读着读着便会与自己身上相似的边缘性撞个满怀的戏中人？



《学坏》

戴潍娜 上海文艺出版社

诗人、学者戴潍娜的最新随笔集《学坏》袒露9种深入内心的感人阅读。鲍勃·迪伦、普希金、乔伊斯、波伏瓦、玛丽莲·弗伦奇、伊藤诗织、林奕含、赫胥黎、泰戈尔——戴潍娜选取9位“剑走偏锋”的作家，展开自己的阅读世界。从一位诗人的视野出发，理解属于他们身上“反派”又“迷人”的部分，解开他们文字中迷人的冲突，以诗入评，让知识密度与诗性灵动兼具的文字更新我们的阅读体验。



《睡不着的那一年》

(英)萨曼莎·哈维/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

如果有失眠困扰的人读到这本书一定会大喊：你懂我！那些清醒的凌晨1点、2点、3点……没有一丝睡意降临。萨曼莎·哈维在这本书中展现了她细腻敏锐的自我观察，她当然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，企图让自己摆脱失眠的焦虑与折磨，然而那一英亩又一英亩的无尽长夜”的每一分钟都真切可信，最终她只能继续当自己的考古学家。她通过写作来做梦，不安与焦虑、死亡与时间、科学与信仰、写作与小说……思绪以文字倾泻而出，这些沉浸式的梦的独白对她的《轨道》也就是2024年的布克奖得奖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